

新潮文庫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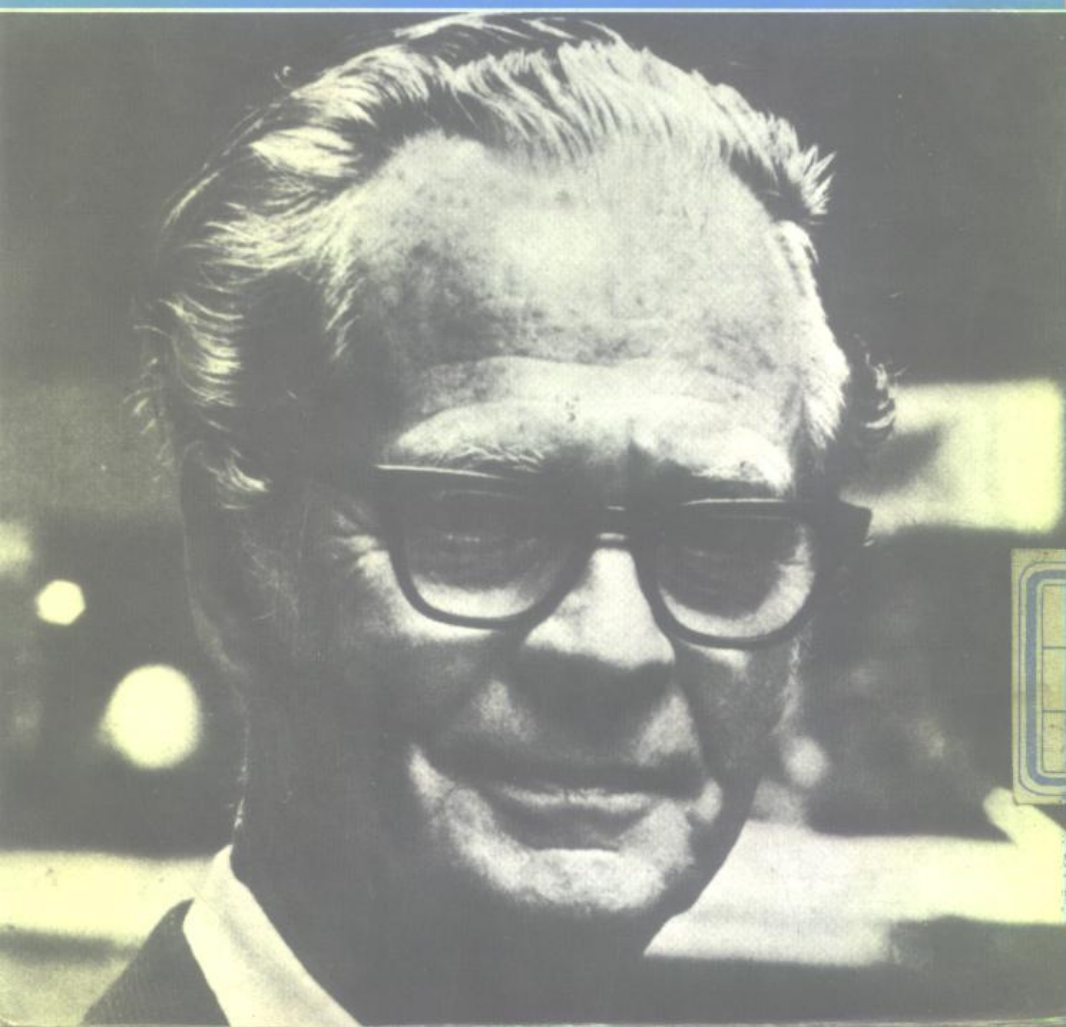
Beyond Freedom & Dignity

行為主義的『烏托邦』

當代行為主義大師

史基納 著

文榮光 譯



目錄

譯者序	一
關於「史基納心理學」	九
一、行為科技學	二一
二、自由	四二
三、尊嚴	五九
四、懲罰	七三
五、懲罰之外的變通方法	九三
六、價值	一一〇
七、文化的演化	一三四
八、文化的設計	一五一
九、人是什麼？	一八七

譯者序

本書原名「自由與尊嚴的超越」(Beyond Freedom and Dignity)。一九七一年美國時代雜誌將它列為該年度全美十大暢銷書之一。作者史基納博士曾被該雜誌列為封面人物，並以專文介紹。本書不是一部小說創作，也不是科學神話故事，而是一部行為主義心理學的通俗科學論文，然而，發行不久就成為一部暢銷書，可見它的影響之大。

史基納博士(Burrhus Frederic Skinner 1904—)是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他是最受人爭議的行為學派心理學家。一九〇四年出生於美國賓州的薩奎哈那(Susquehanna)。他的父親是一位律師，母親是一位業餘音樂師。他的孩童時代是生活在溫暖而安全的環境中。小時候喜歡玩機器玩具，也很活躍。中學時代對寫作有興趣。大學時代極富叛逆性，但當時同學都認為他非常活潑聰明。起初他想當作家，後來轉而對動物行為發生興趣。他閱讀有關「行為主義之父」瓦特森(J.B. Watson)及俄國實驗心理學大師巴夫洛夫(Pavlov)的著作而大受感動。史基納二十五歲時進入哈佛大學心理系，並開始專心研究老鼠、鴿子等動物的行為。利用工具制約(Operant Conditioning)他甚至教會鴿子跳舞並打乒乓球。他所發明的「史基納箱子」

(Skinner Box) 就是有名的制約工具。他後來發展成行爲學派心理學在教育精神醫學，及企業管理等方面已開始被應用。無可置疑地，史基納的心理學目前已廣泛地受重視，他可說是一位極富創意與建設性的人類行爲的工程師。

史基納是當代美國心理學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位，也是當代最有才氣的人類行爲科學研究者之一。他像救世主般地被崇拜，也像魔鬼般地被憎恨。身爲一個行爲主義心理學的領導者，却把人比喻爲機器，這使他受到人道主義者和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家的強烈反對。由於本書的出版，他受到了更激烈的新的攻擊。對於他的信徒，本書並不稀罕，可是對於沒有讀過他的著作的人，却是一大大震撼。史基納博士說：「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到自由，所以自由必須用對於人類、人類行爲及人類文化的制約 (Conditioning) 來代替。」本書由一個科學家，而不是科學小說的作者提出，使得歐威爾的「一九八四」預言的那種幽靈真有出現的可能，也說明了他何以在反對者中激起了如是憤怒。

像所有以前的理想主義者，史基納也希望尋求一個完美的社會，建立一個美麗的新世界，在那裏，人們的善通行無阻，愛和生活得到保障，人與人之間處於永恒的和諧。他希望人類能够產生一個像他以前所寫的著名寓言性小說「華爾登湖第二」(Walden Two) 中所揭櫫的那種世界性文化，其中包括：土地和建築物的公有，男女間合理的關係，對美術、音樂、文學的熱愛，

對建設性行為的寬厚報酬，免除嫉妬、閒言，甚至——更驚人的——自由與尊嚴的思想。

史基納承認自由與尊嚴的觀念在人類成功地驅除壓迫他的暴政奮鬥中，以及在鼓勵他的勇氣和激發他近乎超人的努力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可是，同樣的觀念，史氏却認為，正威脅着二十世紀今日世界人類的繼續繁榮與生存。他說：「我要指出當我們盲目地崇拜個人自由與尊嚴時，事情將會如何地變壞。如果我們堅持個人權利本是至善，則整個社會結構將會崩潰。」事實上，史氏相信西方的文明目前正走向自我毀滅之路，如果不加以重整，則可能會被更教條訓練的極權政權所擊敗。

史氏的論證是：自由和自由意志不過是一種幻覺；人類早已由外來的影響所控制：其中有些是偶發的，有些是自私自利的邪惡有意加上的。問題是如何去設計一種可行的，可以生存下來的文化，去設計一個可以保證所期望的行為能夠發生的環境。在史氏的新世界裏，人類可以克服那些正威脅着廿世紀人類生存的今日世界的危機：人類將可制止環境的污染、人口的爆炸、核子戰爭的全盤毀滅等危機。但是，這種樂觀的展望並不是由於人類對可能來臨的世界末日悲慘結局的覺醒與警惕，而是由於他們已受到新文化的「制約」而渴望着對羣體有益的東西。

這樣的一個世界是否真的可能實現？史氏的看法是肯定的。他認為人類的行為可以預測，可以被準確地塑成好像一個化學反映一樣。他的信念是：行為並非由內在，而是由外在的因素所決

定的，「自主人」（Autonomous man）是不存在的，內在的屬性是神秘不可測的東西。人的「本性」的信仰是一種迷信，就如同信仰上帝、相信人類無法去瞭解他的世界一樣。事實上，隨着物理科學、生物科學的發展，人類已不僅逐漸揭開宇宙世界的奧秘，而且，隨着行爲科學的發展，人類對人本身的瞭解也已逐漸成長。人們已不再需要諸如「個人本性、人格、心靈狀態、感情、目的、期望以及所有其他這類的東西」。史氏堅持說，行爲乃是環境所決定的；行爲被它的續發後果（Contingency）所塑造與維持。所謂「自主人」的屬性也是行爲續發後果所制約引起的，根本上並不存在。行爲不好的人並沒有什麼性情上或道德上的敗壞，而是「家庭、學校、工廠等社會環境的不健全所造成。」「當社會不能使它所期望的行爲發生，當它把訴諸懲罰當做阻止不良行爲的手段時，這種社會本身是有缺陷的。」

史基納透過行爲科學的分析方法打破了人類傳統的對自由、尊嚴及價值的迷信，否定個人意志、個人權利的價值。從而大膽的提出如何挽救西方沒落中的文化，建立一個理想可行的新世界的藍圖。他認為唯有透過文化的設計以及行爲的制約或控制，才能創造出一個有條有理、適合人類和諧生存、社會不斷繁榮進步、而種族綿延不絕的世界性文化。當然，這需要個人犧牲小我，放棄自私自利的意識，而培養完成大我，為別人的利益，為整個文化，甚至整個人類種族的生存利益而犧牲的崇高精神。無疑地，在這講求個人享受，強調個人價值的時代；在這充滿性與暴力

色彩的文明社會中，史氏的論點不啻一記當頭棒喝。本書在缺乏秩序與安全的美國動盪社會中，難怪要引起強烈的震撼，難怪會成為暢銷書。

史基納的新世界是不是一個「行為主義的烏托邦」？會不會像前幾世紀的理想主義者的烏托邦一樣，可望而不可及？這可能需要歷史的印證。然而，行為科學是一門應用科學方法分析人類行為的科學，它的成長因受到人類主觀因素的影響而一向遠比物理或生物科學遲緩得多。如今，由於史氏的拓荒性努力，已產生革命性的蛻變，正朝向一條免於神秘、隱私、迷信以及精靈的康莊大道邁進。我們可以預見它的遠景是相當光明的。

一九二八年，史基納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心理學博士學位。在這幾年裡，老鼠和鴿子先後成為實驗研究的中心。他設計一種「具有增強作用的續發後果」(Contingency of reinforcement)來制約行為，訓練他的鴿子做一種對鴿子來說是非常奇特的動作。舉例來說，訓練它們走路成一個很好的8字。以同樣的方法，他還教會鴿子跳舞，甚至打乒乓球。史氏感嘆地說：「我們的問題是沒有人願這麼嚴格地訓練我們。」這些制約的偉大成果，就是完成了目前很著名的「史基納盒」(Skinner Box)。這是一個含有一根食物掛鈎的密室，飢餓的動物在完成了某種特殊指定的動作後，就能獲得食物。

史氏自己承認「鴿子非人」，可是却指出他的理論已經在學校、精神病院、公司管理等方面

要得了實際功效。這種顯然的成功，使他的信徒更加相信制約的可能性。可是，反對者們堅持說這種技巧令人不愉快，並且患了道德上的錯誤。卡爾孟吉斯曾斷言說：「在控制我們的環境之上，存在着一種內在選擇的經驗，這是很要緊的。這種經驗，史基納從不願承認。」

史基納思想的最終難題是：什麼是他的理想社會中善和惡的標準，當人類和他的環境可以無限制地被操作與控制時，誰來決定什麼應該用以構成快樂、痛苦、報酬或懲罰？

精神分析學家鍾士(Ernest Jones)曾說，「人類自尊與自愛所受到的三個嚴重打擊換於科學之手。第一是哥白尼的宇宙觀（推翻地球爲宇宙中心說）。第二是達爾文的生物觀（推翻人爲萬物之靈說）。第三是佛洛伊德的心理學（推翻人爲意識所控制說）」而第四個打擊恐怕要算史基納的行爲科學了。在他的制約化了的世界上，人的自我不再能爲自己的行爲負責，因此，人在動物世界也就沒有什麼可以自豪了。這豈不是很可怕嗎？不然，史氏所推翻的是「自主人」或「內在人」的偶像。他所強調的，是人應如何勇敢地接受外在世界的作用，接受社會環境的制約，然後犧牲小我利益，貢獻自我於整個文化與種族的繁榮與價值之中，從而展望個人生命的價值與幸福。

本書得以譯成並出版，譯者首先要向原著者史基納博士致歉並致謝。抱歉的是他並不知道臺灣有該書的中文譯本；感謝的是譯者本人深受書本的震撼，在個人思想的心路歷程中，它曾投以

極具啓發性的光明。此外，我要萬分感謝蘇錦梅小姐、陳式新先生在譯文上的協助，以及舍弟妹等騰稿上的代勞。尤其感激的是內人麗芬以及出版家新潮文庫負責人：張清吉先生的鼓勵。

本書譯文儘求正確第一，不是之處，尙祈先進讀者多多指教！

文榮光謹識

於臺大醫學院

六十二年六月

關於「史基納心理學」

蘇元良

—Skinnerian Psychology

史基納簡介：

史氏出生於西曆一九〇四年，擅長於精巧器物的設計，先習英國文學創作，後鑒於文學對人類行為之無能，改習心理學；深受羅素、華特生、巴夫洛夫等三人的影響，對工具制約學習會深入探討，其論文頗具影響力，是每本普通心理學書必提到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家，其論作計有小說：華爾登湖第二（Walden Two）以及學術性專著多種；茲擇其要者列述於後：

有機體行為（The Behavior of Organisms 1938）

科學與人類行為（Science and Human Behavior 1953）

增強情境（Contingencies of Reinforcement 1969）

史氏的最終關懷在於人類文化的遠景，其所有研究的最終目標在了解行為，設計一美好的社會文化。本文只略述其心理學上的卓見，重點則在斯氏對文化設計及建構行為科技學上的看法。

關於「史基納心理學」

每個教心理學史的先生，總會很害羞地提起亞里斯多德、柏拉圖、洛克、休謨，說由於他們對人心的深刻探討，可以列為早期的心理學家。但是近代科學心理學的飛躍，使得我們不得不承認，十九世紀以前根本沒有心理學存在。自一八九四年馮特在德國開創實驗心理學，至一九七二年的今天，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時光，由於其他科技文明的迅速發展，逼使心理學家認同科學方法的重要性，而同時也蒙蔽了心理學家，放棄自己研究領域的立場，一味地採用自然科學家嚴謹地「鐵牛角尖」式的研究態度。而很奇怪地，與這並行的是佛洛伊德學派的暢行——一門完全與科學大異其趣的學問。如果我們想概略描述這百年來心理學發展的趨勢，就不得不注意這兩個平行發展的方向：佛洛伊德一派流傳為心理分析學派；實驗心理學深陷於科學方法的泥淖中無可自拔。而就在此時，史基納提出有名的工具制約學習（Instrumental Learning）理論，給心理學開了一個新方向。作為一個心理學家，他的最終關懷（Ultimate Concern）却是人類的生存，他體會到經由政治而建立一個「美麗新世界」的渺茫，以及漫天要價的道德體系的不着邊際。柏拉圖、摩爾、培根以及赫胥黎也具有同樣的胸懷，可惜在他們的共和國、理想國、新阿特蘭提斯（The New Atlantis）及美麗新世界裡只能提出一個不存在或謂不可能存在的天國。史基納却經由科技的眼光，想建立一個人間天國。由於實驗室裡的成就，他很有信心地將整個世界視為一個變項複雜的實驗室，而企圖規劃出一個變項精密控制的文化。一九四八年他寫了一本小說：

Walden Two，勾出文化設計的模式，提出行為控制的概念，一九七一年出版「自由與尊嚴之外」（即本書「行為主義的烏托邦」）（Beyond Freedom & Dignity），為文化設計鋪路，也可以說是給對「文化設計及行為控制」狐疑不安的人一個答覆，或一顆定心丸。他的理論建構在兩個前提上：

一、人只是有機體，沒有自主人（Autonomous Man）存在。

二、人的行為是環境的函數，遺傳基因充其量只能扮演常數的角色。

人沒有決定自己行為的能力，他否認美國獨立宣言中的美麗謊言。他的理論就如同建立在這兩個前提的邏輯系統，是無可搖撼的。可以質詢的只是這兩個前提，而這兩個前提却是植基於史基納在實驗室中的信心。

一、工具制約學習

在一刺激情境中，個體可能發生許多反應，如就其中一項予以增強，久之個體將學會此反應。如將一隻饑餓的老鼠放置一實驗用的籠子裡，它可能表現許多行為，如探索、爪抓、尖叫、便尿、按棒（先於籠中置一木棒，木棒牽連一機器，只要木棒一按下馬上有食物落入籠中）。起先這幾種行為出現的可能率均相同，但如老鼠按棒則食物落入籠中，可解其饑，如此經過幾次試

讓之後，老鼠便學會了按棒的行為——一種從前不會的舉動。經由這種程序，老鼠可以學會許多從前陌生的行為，這種學習的關鍵在於饑餓的狀況、按棒的動作及食物的給予。饑餓的狀況構成學習的動機，按棒的動作乃欲增強的行為，食物的給予是一種「報酬」。在這三種情境的適當安排下，老鼠很快學會了欲增強的行為。這種學習歷程，證之人類，亦處處存在嬰兒初習語言，有時喃喃自言，不知所云，偶爾爆出一句「媽媽」，做母親的就很高興的擁抱他（誤以為他叫「媽媽」）而母親的擁抱所帶來的溫暖，對嬰兒言正是最有效的「報酬」，於是久之他學會了叫「媽媽」（當然母親曾加以修正）。嬰兒渴望母親擁抱所帶來的溫暖正是學習的動機，而無意中爆出的「媽媽」正是作母親的所期待的行為，於是給予擁抱的「報酬」，這正構成一個學習的歷程。嬰兒初誕生乃如白紙般空白，而至三、四歲却學會了不少語言及社會規範，泰半經由此種學習歷程而得。但有時他也會經由錯誤的學習而表現錯誤的行為，那麼必須經由另一類工具制約學習來糾正。證之實驗室中：一隻正常的老鼠當放入一陌生的環境中，常有到處探索的行為，將籠中劃一固定區域，超出此區域外，會有電擊出現，而電擊對老鼠言，是一種不愉快的經驗，起初由於本能的驅使，老鼠總要到處走走，而一旦走出固定區域之外，馬上有電擊出現，老鼠由於怕電擊，必然驚叫亂跑，偶爾跑進固定區域中，乃得解除痛苦；久之，老鼠學會乖乖地呆在此固定區域中。這種學習的歷程關鍵在於對電擊的害怕、固定區域及電擊的出現。對電擊的害怕變成學習

的動機，逗留於固定區域乃所欲增強的行爲，而電擊的出現乃一「懲罰」。在這三種情境的適當安排下，老鼠學了所欲增強的行爲，而終於放棄原先的行爲——探索。這種經由「懲罰」而學習的情形，人類更是不勝枚舉。小孩做錯了事如偷錢則父母鞭打之，於是小孩因為怕打而革除了偷錢的行爲。小孩怕打乃學習的動機，偷錢乃欲革除的行爲，而鞭打乃一種懲罰。透過這三者的交互應用，小孩終於學會不該偷錢。

上面兩種工具制約的學習，一個透過報酬，一個經由懲罰，概括了泰半的學習歷程，其中由於報酬及懲罰的形式，出現的時間及次數的不同，又可分成多種，在此不擬贅述。

將這種學習歷程擴展到文化的傳遞及社會規範的衍續，我們很容易了解文化及社會規範何以具有延續性，假定某一民族已具有其特定的文化及社會規範，且有一套藉以判斷的價值體系，當一個新入者加入其中時，這所表現的行爲，如合乎該民族的社會規範或價值系統，則將獲得「報酬」，如愛的給予、金錢的給予、讚美、名譽等等，於是無形中，這新入者學會表現該民族的各種規範及價值。反之，當此新入者表現的行爲完全違逆了該民族的規範及價值時，則「懲罰」亦隨之而至。如打罵、自由的剝奪、名譽的破損、金錢的喪失。於是無形中，此新入者學會不表現該民族生活規範及價值系統以外的行爲。

一個文化的延續端賴其學習歷程的應用。學習歷程的適當安排，可以延續一個文化，也可摧

設一個文化。因此學習歷程實乃文化延續與否的關鍵。經由學習歷程的適當設計，我們可以達成文化設計的目的。而文化設計必然經由行為的控制。那麼人類的自由及尊嚴將何在？

二、自由與尊嚴的超越

柏拉圖的共和國，精密地設計一套方法，由嬰兒出生至一個國家的建立，均有嚴格的訓練。但他的共和國是一套方法，毋寧說是一套理想，因為根本的問題在於人類現存的社會絕不是共和國似的世界：那麼跨在現實世界和共和國間的橋樑何在？如果人類能够重回伊甸園，按着柏拉圖上帝的規劃循序漸進，那該有多好！可惜演化是無可挽回的，人類不可能從頭開始。柏拉圖的錯誤在於承認人有心靈感情及思考的能力，因為具有此種心靈的人類，有決定自己行為的能力，沒有人可以壓迫他接受柏拉圖似的訓練（只要他拒絕，又怎能說服他？）因此，柏拉圖的理想國從第一步起就行不通，無怪乎他要失敗了。摩爾亦只不過是柏拉圖的陰魂不散，他的理想國比共和國更虛無飄渺。這怪不得他倆，畢竟他們的科學知識猶未啓蒙，他們根本不了解「人」及其「行為」，又如何要他們「越位」？由文學拯救人類的希望已成泡影。史基納亦曾一度迷醉於它的虛脫的軀殼。而最後當他醒悟時，他送給文學一句入骨的話：「不是我不配文學，文學不配我」。文學不了解人類的行為，又如何能關注人類？

當我們提及「人類」這字眼時，它似乎包含一項假定：假定人類具有獨立的心靈，有決斷行為的能力，他必需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他所表現的行為，和社會對他的期待不符時，責任在於他，他所表現的行為，與社會規範相吻合時，榮耀亦歸於他；人有自由意志，可以決定他的選擇，因此，他理應承受懲罰及光榮；人是自由的，也因這份自由，人類擁有尊嚴，當他的自由遭受破壞時，他的尊嚴亦隨之掃地。法律就建立在這假定上，它不考慮行為發生的環境，只追究外顯行為的表現，並假定外顯行為乃人類內在行為的表現，故犯罪者的行為，純因犯罪者本身的抉擇而致，也因此他必需接受制裁。

史基納根本否認自主人的存在，人沒有自由選擇的意志，他的行為乃由環境催生出來，沒有所謂的心靈、意志、感情（更遑論意識、潛意識、自我、本我、超我。）人只是環境的產物，沒有選擇的自由，他的選擇亦只是環境變項的產物，人的存在只有脈絡意義，他的行為受環境的控制。人類為了脫離自然所加諸的不自由，尋求各種科學方法以超越它。人類由穴居而高樓大廈，由茹毛飲血而佳餚美饌，確實克服了不少自然所加諸的不自由。但正如弗洛姆所說：「人愈追求自由，却反愈脫離自由」；人類為克服自然所賦與之不自由，而更複雜了自己的環境。事實上，人類並未曾超越過「控制」，但却誤以為自己更自由了。人類無權選擇自己的生存，無權選擇自己的環境，人類那一天不是生活在一種系統中？而系統事實上就是一種安排。安排本質上就是控